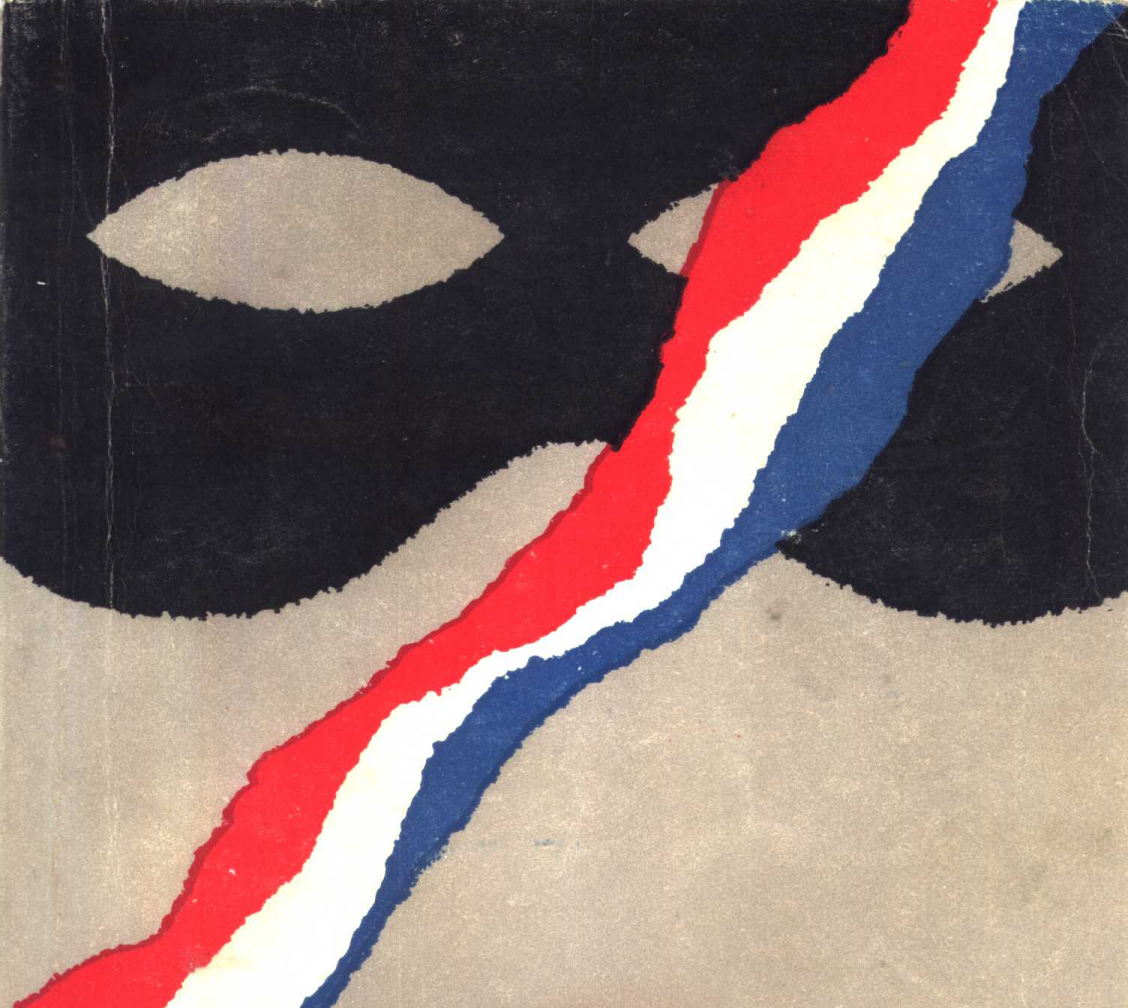




冒险家们



— 法国电视惊险作品选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雅克·安托尼著



冒 险 家 们

法国电视惊险作品选

〔法〕P·贝勒马尔 J·安托尼著
汪宗虎 陈积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冒险家们

法国电视惊险作品选

〔法〕P·贝勒马尔 J·安托尼著

汪宗虎 陈积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48,000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3,000 册

书号: 7188·42 定价: 0.98 元

译者前言

皮埃尔·贝勒马尔(Pierre Bellemare) 1929 年生于法国巴黎西南郊的布洛涅-比扬古镇,从十八岁起就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编制和播出工作,是法国享有盛名的广播电视文学播讲艺术家;雅克·安托尼(Jacques Antoine) 1924 年生于法国巴黎西北郊的塞纳河畔纳伊镇,长期致力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编制和导演工作,是法国最著名的广播电视文学作家之一。

皮埃尔·贝勒马尔和雅克·安托尼在电视文学上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象《真实的故事》、《以卵击石的故事》、《特别档案》、《新特别档案》、《冒险家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书,均是他们合力创作的短篇集。

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一篇小说均译自皮埃尔·贝勒马尔和雅克·安托尼的短篇集《冒险家们》,在法国都是脍炙人口的短篇佳作,在读者中颇有影响。这些作品都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具有题材广泛,构思奇特,情节曲折,笔触生动,形象鲜明的艺术特点。

目 录

警笛	1
决选投票	13
英雄的悲剧	26
海底行	38
枪头蛇	50
美元公主	62
肯尼亚山抢险记	70
修女	78
我见他骑车过去了	89
“信号”	103
我是坏蛋的儿子	114
象偷只小鸟似的	125
是亚当还是夏娃	137
斯科特之死	148
给甲板服务员的小费	158
陆军部严重泄密	169
“玛丽-让娜”号	181
跟另一个家伙相遇	191
毁容	201
加尔莫的心愿	215
格里范一生中的六周	226

警 笛

哥本哈根。1953年11月13日凌晨二点十五分。当班的见习消防员克里斯蒂昂·拉斯马森实在有些无聊，因为自夜幕降临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事实上，十一月份的哥本哈根，下午五点天就黑了，因此也可以说，自前一天下午开始，拉斯马森就一直无所事事。

拉斯马森年纪很轻，只有二十二岁，虽未受过很多教育，可也聪明伶俐，心地善良。此刻他正跟同伴卡尔·斯卡格玩纸牌。突然，电话铃响了，克里斯蒂昂·拉斯马森拿起话筒。

“我是消防队，您说吧……喂？……喂？……”

他什么也听不见。明明有人在打电话，可又不搭话。

“喂？我是消防队，我听着呢！您是谁？请讲话！”

拉斯马森的同事低声抱怨起来：准是有人在跟消防队员开玩笑！他手里正攥着一副好牌，他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轻易不会把电话挂上的。

拉斯马森打断了他：

“别打岔！我听见喘息的声音！喂！您是谁？要是您在开玩笑，请别占这条线！这会儿，也许正有人向我报警呢！要是正经事，就请快讲！喂？”

这时，拉斯马森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听上去象是位老

太婆。

“我摔倒了……救命啊！”

“您摔倒了？您在哪儿？先告诉我您在哪儿！”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不可能！您在家里吧？您住哪儿？”

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想……我想我是在家里……我肯定是在我自己家里！”

拉斯马森这小子刚刚实习完，虽说经验还不足，但他凭直觉立刻意识到，打电话的人不是在跟消防员逗乐取笑。他示意他的伙伴拿起耳机，接着又问陌生人：

“您不知道是否在自己家里？那您在哪儿呢？是在公寓里吧？”

“是的，是在公寓里。我摔倒了，摔在地毯上，我动不了啦。”

“您在哪儿？您的公寓在哪儿？请把地址告诉我们！”

“我……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想我是在家里，可是……地址我想不起来了！”

“好，听着，不要惊慌！您就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得了！”

“我记不得了……什么都记不得了！我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没关系，重要的是别把电话挂上！这样，我们可以通过邮电局找到您的住处！……喂！……喂！……糟糕，她把电话挂上了！”

在1953年11月份这漆黑的夜晚，凌晨二点十五分，年轻的见习消防员克里斯蒂昂·拉斯马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了：

“你知道吗？她把电话给挂上了！现在该怎么办呢？”

“毫无办法……你说怎么办呢？我看只好等待！假如不是开玩笑，那她还会再来电话的！”

“这不是开玩笑！我敢肯定！应该报告中尉！”

“你要中尉做些什么呢？一无姓名，二无地址，他会比你更高明？”

三十二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

“我是消防队，我听着呢……”

听筒里有喘息声，继而传来了同刚才一样微弱的声音：

“喂……我刚才晕过去了……我不知怎么竟把电话给挂上了……我的四周有血……想必是我伤着哪儿了……我怕……快来吧，我流了好多血！”

这时，年轻的见习消防员推了同伴一下：

“接邮电局！快！让他们查一查，这电话到底是从哪儿打来的！”

然后他问老太太：

“您伤着哪儿啦？”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流血很多。床前小地毯上全是血……我快要死了……”

拉斯马森此刻无言以对，他回答得有点蠢：

“噢，不，夫人，可不要这样死！听着，您就放心吧，我们正在同邮电局联系。您不记得您的电话号码了吗？”

“不……不……我说不上来！……我觉得头晕眼花！”

“千万不要把电话挂上，如果可能的话。您把电话机放在地毯上。请放心，我们会照料您的！”

与此同时，拉斯马森的同事在给哥本哈根邮电局打电话，他解释道：

“我们一直跟她保持着联系，你们能否搞清楚她到底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遗憾得很，邮电局回答说，

“您知道现在几点啦？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啦！问题是我在值夜班！我在这儿只是负责交换台和叫人起床的！凌晨三点钟，我这儿别无他人！您可晓得，要搞清楚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可要进行一连串的技术操作！……还得标出不少中继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只好就这么一直等到天亮罗？”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星期天也没人！每逢周末，只留值班的！……”

这一来，拉斯马森感到无能为力了。看来确定呼叫的位置已是不可能的了！他叫醒了中尉，五分钟之后，这位军官也拿起了电话。只剩最后一线希望了：设法继续跟老人对话，让她说出点什么，以便推测出她所在的位置，或者尽力唤起她的回忆！

“夫人！……夫人！……您一直在那儿吗？如果您听见我说话，请回答！”

三、四秒钟过后，又传来了那微弱的声音：

“是的……我一直在这儿……”

“您还流血吗？血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我的双腿不听使唤了……”

“这么说，您是在摔倒时出事的？您觉得疼吗？”

“不疼，真奇怪，我不觉得疼……只是身子瘫痪了，从骨盆以下，整个两条腿都动不了……其他部位还能动。不过，这么多血不是从腿上流下来的，我想是从头上流下来的……我满脸都是血！”

“可您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当心！这可能意味着您的脊椎已受到损伤！假如您能做到的话，请您继续和我交谈，但是腰部可别动！如果是脊椎受损伤，那您可有生命危险！您明白吗？……您是怎么摔的？”

“我想，我可能是从床上摔下来的，我旁边有一张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床。我甚至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我大概是在自己家里，在这套房子里就我一个人。我什么也听不见，即使有人，也可能都睡着了。”

“听着，夫人，您家旁边可能有别的人家，您不能叫叫看吗？”

“我叫过，可我的声音太小了……”

“哦……您是从床上摔下来的。那么，电话机起初在哪儿？”

“在床头柜上，我想。我摔下去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等我醒来，电话机就在我身旁的小地毯上了。我听到拨号音，于是我就拨了‘18’，因为电话机上写着‘火警18’。”

“如果说电话原来就在床旁边，夫人，这说明您是一个人生活。而且我还想：这也许是因为您活动不方便的缘

故……好好想想看，尽量回忆一下：您摔倒之前是不是已经瘫痪了？”

“有可能，……很有可能。……经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您是位上了年纪的夫人，对不？从您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因此，肯定有人在照料您！您想得起来吗，比如一个大夫的名字？”

“不……不……我想不起来了……”

“是否有人去给您打针，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情？是否有人到家里去给您治疗？在您的床头柜上难道连张处方都没有？在您床前的小地毯上难道连张纸都看不见吗？”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看不见……请等一等，不，我看见一个小管，是一管药。”

“您能够得着吗？”

“能，伸手就能够着。也许……”

“好，拿起来，把上面的字念给我听听！”

过了好一阵子，老太太才开始拼读一个极其复杂的名字。中尉记录下来，喊来了夜班药剂师。他三言两语把情况介绍了一下，然后问道：

“您能告诉我这药有什么用吗？用它能治什么病？”

“说实在的，什么也不能治！只是一般润肤活肌的香脂，作按摩用的。”

“这对下肢瘫痪的老太太有用吗？”

“有用，不过也要看情况，假如她不是完全瘫痪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受的该是运动疗法。”

好在老太太一直守着话筒，消防中尉便立即跟她通起话来：

“喂？请听我说：给您治疗的是位运动疗法大夫，您还记得吗？这个名称您有印象没有？”

“有，有印象，我敢担保。这个名称非常难记，我的印象很深。”

“那好。请听我说，我去找一本专业电话号码簿来，把能找到的所有从事运动疗法的大夫名字都念给您听，如果您听出那个人的名字，就打断我，同意吗？”

三刻钟之后，中尉已念到第四十七名在哥本哈根市行医的运动疗法大夫的名字。在这期间，他曾不得不好几次停下来让老太太休息休息，因为她总说自己在流血，头脑发晕。按字母顺序排列，第四十八个名字是亨宁·汤姆森。老太太听了马上惊叫起来，但声音极其微弱：

“就是他！肯定是他！亨宁·汤姆森！”

已经是清晨四点钟了，哥本哈根城依然笼罩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半分钟之后，消防中尉拨动了那位运动疗法大夫的电话号码。一个人回答说：亨宁·汤姆森先生去度周末去了，你们可以用半分钟的时间给大夫留个话。

希望全成了泡影。中尉无可奈何地挂上了电话。怎么办？中尉在挫折面前有些灰心丧气。然而，总得想个办法才是！既然她能回忆起一个大夫的名字，那她肯定还能想起别的事情来！于是，在沉睡着的哥本哈根城里，奇特的谈话在电话中又开始了。

“喂？夫人，您还在吗？您感觉怎么样啊？您还能讲话

吗？”

这时，对方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了：

“我一直在这儿。……不过我失血太多了，……快点来吧，我求求你们！”

“夫人，请听着：假如可能的话，您得帮助我们。既然您看得见，那您的房间里一定亮着灯。您尽量描绘一下，周围都有些什么东西。房间里哪怕是一个细小的部分也有可能成为某种标志，您明白吗？您都看到什么啦？”

“床前小地毯上……全是血……”

“请等一下，我有个想法。床前小地毯旁边是什么？是方砖，割绒地毯，还是镶木地板？”

“是镶木地板，老式的打蜡地板。”

“太好了……那天花板呢？您看得见天花板吗？天花板高吗？”

“高，我觉得很高……我看到一些石膏线脚……”

“这么说，您住的是老房子！……您房间里有窗户吗？”

“有……就在我对面。”

“窗户又窄又高，对不对？有两扇窗扇和长插销，是不是？有窗帘没有？”

“跟您说的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窗帘。”

“那好，百叶窗关着没有？”

“等一等，我没有印象了。噢，没关，开着呢。我隐隐约约看到外面的墙，很可能是马路对面的墙。墙那儿有点亮光，好象马路上有灯光。”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声音越发微弱了。中尉兴奋已极，

大声地向坐在身旁做记录的年轻见习生拉斯马森概述如下：寻找的该是一幢窗户狭长的老房子，所在的街道狭窄。因为老太太能看到对面的墙壁。房子的窗口有灯光，大约在二、三层……否则，她决分辨不出路灯亮着没有。

“得啦！这些能给我们提供些什么呢？什么也提供不了！早晨四点钟窗户亮着，这很好！但是，怎样才能找到呢？在哪个区呢？要是她能再想起点有关自己的事就好了！”

中尉重又拎起电话。

“夫人……难道您真的不知道您所住街道的名称，或者是您所住的那个区的名称吗？喂……喂……”

然而老太太再也不搭腔了。她没有把电话挂上，她大概又晕过去了。

值班中尉无计可施，对年轻的见习生说：

“这一下可完了，真叫人担心！别挂上，也许她还会苏醒过来。不过刚才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可越来越弱了！她大概流了好多血！真糟糕！那个知道地址的运动疗法大夫怎么星期一才回来！可她却正在无声无息地死去！喂！你！要紧的是别把电话挂上！这是我们同她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

“不过，中尉，她占的可是火警电话线呀！只要我不挂上，警报的线路可就不通了！如果这时有人想报火警怎么办？”

“算了，这一回，我就冒个险吧！有情况让他们在电话簿上查别的号码好啦！看来这个老太太只有万分之一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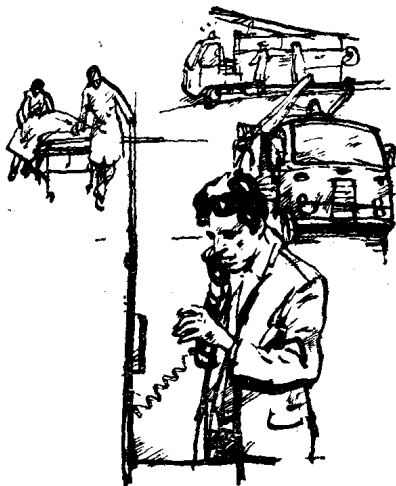
能性能醒过来，而要让她向我们提供某些有价值的情况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假如我们把电话挂上，我觉得就等于把她抛弃了似的。……听筒别挂上，小家伙。再耐心点儿，谁能料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无反应。老太太也许已经死在取下听筒的电话机旁了。中尉没有办法，他不能无限期地堵塞报警线路。他正准备让见习消防员挂上电话，年轻人羞答答地开了腔：

“中尉，我倒有个想法，不过您肯定会说是荒唐可笑的。”

“说嘛，小伙子。谁能料定不是个好主意呢？”

半个小时之后，消防队的上校被叫醒了，他最终还是十分勉强地采纳了拉斯马森的荒唐意见，可他本人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



清晨五时半，十四辆轻便消防车同时出动，开往依然沉睡着的哥本哈根城的各个城区。警笛持续不断地响着，每一辆车都得跑遍一个区的大小街道，同时要与指挥部保持联系。在指挥部里，二十二岁的见习消防员拉斯马森把电话听筒贴在一

只耳朵上，把耳机扣在另一只耳朵上。他希望能听到从老太太的电话里传来的警笛声：老太太的电话一直没挂上，冲着电话的百叶窗也敞开着。三刻钟过后，整个哥本哈根城都被惊动了。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此时是清晨六点一刻。六点二十二分，消防队上校正准备命令停止鸣笛——市长和报界肯定会让他对鸣笛一事作出解释，拉斯马森猛然把手举起：

“中尉，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听见警笛声了！声音很低，可是很清晰！消防车大概就在离那儿不远的一条街上！”

中尉一下子向电台扑去：

“一号车！停止鸣笛！”

拉斯马森对中尉说：

“我还听得见。”

“二号车，停止鸣笛！三号车……四号车……”

依次往下，当第十二号车停止鸣笛时，见习生惊呼起来：

“就是这儿！”

“十二号车，我是指挥部，就在你们那个地段。其余车辆一律停止鸣笛，返回大本营！十二号车，继续鸣笛行驶！在电话里听得见你们的警笛声了！”

十二号车又开始搜索了起来。一刻钟过去了，突然，见习消防员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急不可待地把耳机递给中尉。果然，通过神秘的老太太家里那部摘下听筒的电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十二号车的警笛声了。

“十二号车，我是指挥部！我们要找的人家就在你们那条街上！快去寻找有灯光的窗户！”

“指挥部，我是十二号车。中尉，说得倒轻巧！这会儿全区都惊动了，所有的窗户都亮着灯呢！”

“十二号车，你们有扩音器吗？”

“有，中尉！”

“十二号车，用扩音器说明一下理由，让这条街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掉！最后没灭灯的一定是老太太家！”

拉斯马森电话听筒里的警笛声已经停止。随之，是透过玻璃窗传来的隐隐约约、然而却十分清晰的扩音器的声音：

“请把灯关上！……我再说一遍……请关灯！我们在找一位瘫痪了的妇女，她家亮着灯！我重复一遍……”

十分钟之后，拉斯马森在电话里听到了撞破房门的声音，继而是一位消防员的话音，他从血泊中捡起了电话耳机：

“喂？指挥部吗？我们已来到现场！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不过她的脉搏还在轻微地跳动。她的颅骨有伤，是在床头柜边上磕破的。我们现在就送她去医院！在车上我再跟您联系。完了。”

消防员终于把老太太家的电话给挂上了，可她却仍然处于昏死状态。这位老太太名叫埃伦·索恩代尔，现年七十二岁，下肢已瘫痪多年。在医院里她总算得救了，并逐渐恢复了记忆。可是，好险哪！为了拯救这位老太太的生命，人们采纳了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见习消防员的意见。在清晨五时许把全城的人从睡梦中惊醒，看来，这还是值得的！